

悦读
改变人生

“悦读改变人生”专题征文活动已于8月31日结束,接下来将进入投票环节,即日起,您可以关注现代快报微博,通过置顶的投票专帖,为喜爱的作品投上一票,将按得票数决出:

一等奖1名,奖品:1000元等值礼品+2016年全年《现代快报》一份

二等奖2名,奖品:300元等值礼品+2016年全年《现代快报》一份

三等奖5名,奖品:2016年全年《现代快报》一份

获奖名单将于9月14日公布在现代快报微博平台以及报纸上。

“清晨来到树下读书”

文/黄发有



藏书票之所以可爱,除了在方寸之间拥有深厚的人文积淀之外,它形象地记录和表现了读书人的习惯与爱好。在玩藏书票时,经常会看到树下读书的图案。我个人在学生时代,晴天的清晨特别喜欢跑到树阴下读书,当和煦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被阵阵微风搅动成一地碎金时,心情总是特别愉悦,记忆力也往往有超常发挥。谷建芬作曲、高枫作词的《校园的早晨》曾风靡一时:“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/清晨来到树下读书/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/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……”

我收藏了十几张以树下读书为主体图案的藏书票,其中两张最具特色:一张贴在一本1931年由纽约Modern Library出版的英文版《亨利·亚当斯的教育》上,票主为Geogina G. Kerr和Reg. N.,设计者在底部缎带右侧的隐蔽处留下了花押PR。图中一个站立的男子靠着大树,正在专注地读书,背景图案为附近的建筑和远处的山峦。另一张贴在一本1961年由美国RICHARD D. IRWIN, INC.出版的英文版《工业

管理实例》上,票主为H. Russ Zimmerman。图中一个男子放松地坐在地上,靠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,他光着脚丫,正在心无旁骛地读书。

在树下读书,是从古至今许多读书人的共同爱好,既可以享受自然的无私馈赠,又可以体会阅读的快意,何乐而不为呢?“阅世长松下,读书秋树根。”清代诗人郑弼《题陈南麓都谏匡山读书图》有这样的诗句:“松下轩窗坐,岩间卷帙开。”坐在窗外的松树下,在石头上打开书卷认真阅读,这真有天合一的意味。明朝的画家吴伟有一幅绢本、设色的《树下读书图》,画面表现的是传统的隐逸与耕读题材,一位中年士人耕牧之余在树下休息,展卷读书,自得其乐。两度出入官廷的吴伟,通过表现远离官场的闲适生活,委婉地表达了对艰险仕途的不满。

作家孙犁有一篇《野味读书》,其中有言:“解放战争时期,我在河间工作,每逢集日,在大街的尽头,有一片小树林,卖旧纸的小贩,把推着独轮车,停靠在一棵大柳树上,

坐在地上吸烟。纸堆里有些破旧书。有一次,我买到两本《孽海花》,是原版书,只花很少钱。也坐在树下读起来,直到现在,还感到其味无穷。”我联想到在山东大学执教的岁月,校园里有一片著名的小树林,里面摆着一些石凳和石桌,当时教授都没有独立的办公室,我经常坐在石凳上,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,不止一次和学生争到面红耳赤。尽管雨天时挨过淋,冷天时受过冻,也曾中过“天屎”的“头彩”,但今日回想起来,却依然觉得美好。

在树下读书,并非只有日常的诗意,同样可以体验荡气回肠的激情。海明威在散文《非洲的青山》中写道:“闷热的天气中,我躺在凉风阵阵的树阴下读着书,不用为写作而费神,想到我们四点钟时就要进行新一轮的战斗,心里就十分高兴。”遗憾的是,像海明威这样在战场边缘和非洲的深山老林里读书的境界,于我而言难以企及,只能是内心里一种遥远的向往。■

记忆:微弱的抵抗

文/魏小河



城市声势浩大,乡村则日渐荒芜。这几乎是命数,无可更改,人们无能为力。上亿中国人背井离乡,出走的人不回来,或者回不来,留下村落空空,亲邻散失。当故乡沦陷,无计可施,唯有记忆,还稍可作些微弱的抵抗。

申赋渔的故乡在苏北的一个村落——申村。600年前,一位名叫申良三的,从苏州阊门来到这里,落脚定居,扎下了根。申赋渔是申良三的第十七代孙,因为村子不曾有过大动乱,族谱仍在,一支血脉才可以上溯600年,找到源头。

然而如今村庄已逐渐衰败,离家十余年的申赋渔重回故里,“忽然感到彻骨的悲凉”,“我所熟悉的一代人,一个个凋零。这个村庄,很快就将不复存在了。”所以,他开始写这本书,虽然名为“匠人”,写作的对

象也确是一个个木匠、花匠、剃头匠、瓦匠、豆腐匠,然而实际上,什么职业不重要,重要的是村庄里这一个人,和他们的故事。正如作者自述,“一个人失明的时间长了,就会忘记他所见过的一切,写下他们,是怕有一天,我会完全忘掉故乡的样子。”

十五个人物,每一个人物都繁衍出一段往事,而往事牵出往事,人物拉着人物,百年故事,恩仇情谊都有,如江河东下,一代一代人,生活着,然后消失。前阵子听龙应台的演讲:“记忆”,她讲记忆如何影响思考方式,影响现在和未来,望大聆听时代开启,不言说议论,先听,然后记下来。光是如此,已经是价值。

申赋渔做的,正是用记忆抵抗消亡,在一个个匠人的故事里,试图保存申村的生命。同时,也是在整理

个人与家族记忆之间的关系,《木匠》写的是爷爷,《扎灯匠》写的是外公……回到100年前的米仓大火,找到家道中落的源头,领略爷爷少年时的风光,也看到他不能继续做木匠的沮丧。

书里的故事,也常碰到鬼神。算命、请神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关于命运的预言,都是与做工、吃饭绑在一块的,读起来,亲切有味。

毫无疑问,申赋渔是讲故事的好手。他不煽情。很惨痛的故事,也是这么讲法,生活就是无情,来来去去,有更深的感念。

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。然而,或许都可用文字做微弱的抵抗,聆听、书写,将一些不曾注意的,关于过去的记忆存留下来。■

若以色见我

文/丁捷



如果要向西方人讲解中国古代公职人员的身份定义,他们一定会听得头疼欲裂,其原因是中国古代吃皇粮的要员,除了政治身份之外,往往还兼有文人的身份,这在西方人看来是有些纠结的。“士大夫”的英文翻译是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(in feudal China), 或者是 Scholar-officials。可以看到,这其中包含了学者和政府官员两重身份的结合,这是世界政治史中独有的现象。福山在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中,无不揶揄地说道,在古代中国,好像诗写得好就能够做官。中国几千年,还特别以“文以载道”这样的社会规则为荣。也正因为这个,自古以来,我们就有着很多描写政场的文学作品,古代更多的文学作品,尤其是诗词歌赋,也多出自官员之手。最早从《诗经》的《硕鼠》开始,到《左传》与《史记》,都有着大量的篇目。到了魏晋的志怪小说,这种文体算是已经有了典型的文学风格和成熟的叙述模式。明清之时,这一类政务场名利场的文学作品空前繁荣,比如冯梦龙的《三言二拍》,李伯元

的《官场现形记》等等,都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。

老云的《脱色》,凸显给我的印象是,小说在塑造的人物形象上,与传统类似题材的小说,还是大有不同的。主人公希言身上,除了实干的才能和对职业环境的理解和适应之外,他还兼有一种霸气侧漏或者说是一种天真的孩童气质,这使得他的很多对手都拿他没辙儿。在这其中,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一种新的公务姿态,即身在曹营心在汉的“公私两非”现象。他们能够处于庙堂之上,又葆有一颗江湖之心,身为当局者,却有着局外人的视角和心理。所以,无论权力更迭和动荡,他们始终能够临阵不乱,冷静地处理所遇到的麻烦。同时,他们的心态,比起传统官僚,也更放松。社会的空间,已经足够大,大得使他们能够从从容地谋划和开辟另一段人生道路。职业嘛,那个长这个员,也只是个暂时被国家租用的身份,以便于定位一个工作的角色。作为一个“人”的形象之后,才是职业的形象。这即是《脱色》的精彩之处。

《脱色》的色字意蕴也尤为深广。作为一部内部空间绵延的长篇小说,老云在描述主人公希言的命运时,也在对文学之外的社会空间进行定义和注解,回归到了“色”字。精致的叙述背后,这种艺术上的钩沉,乃小说的魅力所在。

在权力斗争中,人物的命运随时都可能被颠覆,但铁定的规律是,没有绝对赢家。而爱情有点不一样,爱情常让人后知后觉,甚至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一片朦胧,得失之后,你未必觉得这就是得失。这人间的两种“色”,谁能完美地占有,又有谁能绝顶巧妙地解脱?所谓脱色,当然是一种高难度的走钢丝动作。把这个动作的系系列列,如此精彩地刻画出来,需要犀利的生活眼和老辣的人生心。老云让我刮目相看。

小说中也掺杂了大量日常活动的描写,诸如书法与泡澡等等。这些社会生活图景在小说中的展开,成为一幅市民生活的忧乐图景,呈现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小说功能,同样也体现了作家被淮扬地域文化喂养成长的痕迹。■